

2018

6-7

杞柳章全旨○此篇告子性無仁義之說所由起杞柳論性故著一為字孟子即從

為字生出哉賊字以折之此下四章俱是告子自立論不是明說孟子辨告子數

處只是辨例便休不會與他明言然

杞柳節○告子曰今之言性者必言仁義矣自我言之人之生而有性也其知覺運

動不過塊然一物猶杞柳之質也人之行事而有義也其舉動措施皆非出於自然

論矣

孟子與告子論性不同處總在理氣二字註人生所稟之天理句最緊要是孟子

論性本旨非是解告子所言之性也告子只是認氣為性見得性有不善須拘他

方善其所謂性只就知覺運動與物無異者言也先單言義次兼仁義則義字中

即該了仁字蓋取句法之整也為字只說是後來做作分外造出意註矯揉者

季卷之六

朱熹集注

告子章句上

告子曰性猶杞柳也義猶枿枿

仁義猶以杞柳為枿枿

枿音枿性者人

理也杞柳枿枿枿木所為若尾四之屬

告子言人性本無仁義必待矯揉而後成如

荀子性惡孟子曰子能順杞柳之性而

枿枿乎將以賊枿而後以為枿枿也

賊枿也而以為枿枿則亦將賊枿人以

仁義也天下之人而禍仁義者必子之言

夫賊言牆與平聲大音扶。言如此則天下之人皆以仁義爲害性而不肯爲是國子之言而爲仁義之禍也。○告子曰性猶湍水也決諸東

方則東流決諸西方則西流人性之無定於

養不善也猶水之無分於東西也

儼同之貌也。告子因前說而小變之。近於楊子善惡混之說。孟子曰：水信

無分於東西，無畛於上下，人性之善也，猶

水之就下也人無有不善水無有不下

分東西矣。然豈不分上下乎。
性卽天理。本有不善者也。
今夫水搏而躍。

永煥不就下也惟以平
之衝激而上至于山過
鎮在

之可使過桑激而行之可使在山尊

亦可使爲不善其性爲物欲所誘利其所迫失其本然之性亦猶水爲人搏激然也搏激過而依然就下利欲去而依然就善奈何困人之使爲不善遂謂性無定體哉

天下無不善之性容有不善之人故須此節說破決是出於人爲故博激二字就他決字而甚言之過額在山則不特東西矣此正於所爲不善處說出性無不善來人之可使爲不善如何又說其性蓋言其性爲人所遮猶水爲搏激折使也如此說方安使者辨其本然之謂三使字重看

生之章全旨○此闢告子以氣爲性之說孟子不辨生與性如何只就人物二字詰問數語合他自勘個異同出來蓋生則人物所同性則人物所異而其說自破生之節○告子認生爲性既以杞柳湍水爲喻至此又復辯論曰我所謂性無分於善不善者蓋以人有此生斯有此性生而有知覺知覺即性也生而能運動運動即性也知覺運動之外更別無性是性本無仁義也

生活也知覺運動只是個活底物事有生之初稟得天地之生氣便有這活底在裏面生是所以知覺運動者須看註所以二字所以然者氣也如目之視耳之無口之言身之動都是氣爲之至視之所以明聽之所以聰言之所以從貌之所以然豈僅是氣爲之則必有主於氣之中而爲粹然至善者矣蒙引謂朱子生之謂氣生之理謂性割斷簡切此生字告子本就人說下文孟子乃詰其說人物於無辨耳註物字且勿露總言之都是精神分言毫刻知覺屬心運動屬身

論白節○孟子因詰之曰子謂凡有生者同謂之性也猶凡物之白者同謂之白與告子曰然其生同者均謂之性猶其白同者均謂之白也孟子猶恐其言未達又詰之曰天下之物號爲白者亦多矣小大異其色之同將白羽之白猶白雪之白而無所異白雪之白猶白玉之白而無所異與告子復不察而直應曰然白羽白雪白玉其白同故同謂之白凡有生者其皆同故同謂之性我所謂生之謂性者緣如此

性哉其勢則然也人之可使爲不善其性亦

猶是也

大音扶搏補各反○搏擊也踉蹌也

然其本性未嘗不就下但爲搏激折使也此性耳○此章言性本善故順之而無不善

無定體而可以無所不爲也○告子曰生

之謂性

生指人物之所以知覺運動者而言告子論性前後四章語雖不同然其

大指不外乎此與近世佛氏所謂作用是性者略相似孟子曰生之謂

性也猶白之謂白與自然白羽之白也猶白

雪之白白雪之白猶白玉之白與自然

同○白之謂白猶言凡物之白者同謂之白

更無差別也白羽以下孟子再問而告子曰

告子以生謂性便有混人於物而無別意孟子一節其說已有未節一段辨難但不得其意無以申其辨故先以白之謂白詰之蓋以有形之生質喻無形之生氣也又恐總有遁詞故再問以實之白羽四句連絡說只甲白之謂白句白羽白雪白玉二字連說下四白字方見其不必以上白字作稱許看羽雪玉色雖同而質不同白羽至輕之白白雪不堅之白白玉堅潤之白論生而不論生之理則凡生皆謂之性論白而不論白之質則凡白皆謂之白

然則節○孟子乃折之曰子謂凡物之白都可謂之白則凡人物之生都可謂之性矣然則人有知覺運動犬與牛亦有知覺運動也天之性將無異於牛之性牛之性將無異於人之性與不知以生而言物之知覺運動若與人同以生之理而言人有仁義禮智之稟則與物異生之奈何謂性哉

然則二字緊接上然字來三性字雖承告子之言其實反其意而歸於孟子所謂性不指知覺運動言矣犬之性牛之性順亦自不同也不重犬牛無別只重大牛不可與人無別觀註不分別犬牛之不同可見總註人與物若不異也若字下得甚活言人與物之知覺運動雖若不異矣然其精粗之不一則未嘗下異也惟其氣異是以理異而不得謂生為性矣告子以氣為性不惟不知性並亦不知氣蓋性即是理氣質則所以承受此理者理本不在氣之外也理固無有不善但一落氣質則人物之氣質既有通塞美惡之不同而理之所賦即有開閉偏全之各異孟子所謂人性皆善是從人之氣質中提出粹然不雜乎氣質者言之也聖峰謂朱子嘗曰論萬物之原則理同而氣質異萬物之異體則氣猶相近而理絕不同氣之異者粹駁之不齊理之異者偏全之或異也當因是而推之蓋自本大原上說天化流行賦子萬物何嘗分人與物此理之同也但人得其氣之且通者物得其氣之偏且塞者此氣之異也人物既得此以生則人能知覺運動物亦能知覺運動此又其氣之同也然人得其氣之全故於理亦全物得其氣之偏故於理亦偏則人與物又不能不異矣理同而氣質異是從人物有生之初說偏同而理異是從人物有生之後說也此說精矣告子以生為性故見得人初生時是動未必就善也後天為善故有杞柳之說又見得人初生

然則是謂凡有生者同是一性矣然則犬之性猶牛之性牛

之性猶人之性與

孟子又言若果如此則犬牛與人皆有知覺皆能運

動其性皆無以異矣於是告子自知其說之非而不能對也○愚按性者人之所得於天之理也生者人之所得於天之氣也性形而上者也氣形而下者也人物之生莫不有是性亦莫不有是氣然以氣言之則知覺運動人與物若不異也以理言之則仁義禮智之稟豈物之所得而全哉此人之性所以無不善而為萬物之靈也告子不知性之為理而以所謂氣者當之是以杞柳湍水之喻食色無善無不善之說縱橫繆戾紛紜錯而止章之誤乃其本根所以然者蓋徒知知覺運動之蠢然者人與物同而不知仁義禮智之粹然者人與物異也孟○告子曰食色性也是折之其義精矣

無不善之說又見得人生則能言食色死則不能致有食色之說故云此言之誤乃其根

食色章

○此折告子義外之說只是論義未及論仁重長之者一句義在彼之長而在我長之心則義之非外已了然明曰下二節因告子辯辨故即所明者通之大抵告子論長始終以人言孟子論長始終以心言至食色非性處全不論及中間以白辨長從色字生以表辨長從食字生

食色節○告子以知覺運動為性乃復申其說曰欲知主之謂性即以食色歸之人生而甘食悅色生而有之是即性也夫甘之悅之之心具於我而可甘可悅之宜具於物由吾心之甘悅推之則凡吾心之愛之仁皆生於內仁內也非外也而食色之可甘可悅推之則凡事物之宜之義皆存乎外義外也非內也仁義宜容於心而食色性也即生之謂性之說蓋甘食有知食之美而甘之悅色有知色之美而悅之知即知覺也甘與悅即運動也甘食悅色是自家心裏事知食色愛便屬仁是仁愛之心生於內至若食色却有可愛者有不可愛者則是事物之宜由乎外也仁內四句承上食色推問泛說若下文吾弟則愛之長楚人之長都是說仁內義外可見非專指食色也告子本皆以仁義為外得孟子說方略認仁為在內仁心之德義之理而告子只以心之愛為仁德字理字都無了義者心之制事之宜而告子只以事之宜為義心之制都無了義事物之宜在外而事物之所以得其宜者則才在外義外之說固非仁內之說亦不是四句全重義外邊何以節○孟子曰仁義本一理子乃謂仁在內義獨在外果何所見乎告子曰我謂義為外者蓋以義王於敬而敬莫先於敬長今有人焉其年長於我我即以彼為長是因其長在於彼斯從而長之非先有長之心存於內也即如彼之色白我即以彼為白是因其白見於外斯從而白之亦先有白之心存於內也此我所謂義在外也

告子本謂識仁并不識仁所以內問意是重義外上仁內帶言其於義死亦以借長以見例不句只借白以喻長長與白告子俱指人言至下孟子辨之則義屬

仁內也非外也義外也非內也

告子以人之知覺運動者

為性故言人之甘食悅色者即其性故仁愛之心生於內而事物之宜山乎外學者但當用力於仁而不必求合於義也

孟子曰何以謂仁內義外也

曰彼長而我長之非有長於我也猶彼白而

我白之從其自於外也故謂之外也

長上聲下同

我長之我以彼為長也

曰異於白馬之白也

無以異於白人之白也不識長為之長也無

以異於長人之長與且謂長者義乎長之者

義

與平聲下同○張氏曰上異於二字疑衍李氏曰或有闕文焉愚按白馬白人

故謂之外只承彼長二句說

異於節○孟子因折之曰子言長人之長猶白人之白牛黃黃之人有白者馬亦有白者人亦長者馬亦有長者白馬之白固無異於白人之白也不識長馬之長亦無異於長人之長與自我言之長過長過白猶其長而已若長人之長則必有養敬通讓之禮汝以白比長終是此不得且更有一說汝所羅彼長而我長之者皆以長者年長於我為義之所在乎抑將以長之者亦敬通讓為義之所在乎抑以長者為義則義誠在外矣若義不在彼之長而在我長之心則豈得謂義在外乎

上白字是謂謂下白字是曰白長也此先以白馬白人不異則出長馬長人不問來言汝以白比長終是此不得更有一說汝以長者為義乎長之者為義乎據本文當有兩意意曰馬四句先辨其以白喻長之非且謂二句方辨其長而後長之非上四句固辨其執白喻長之非亦即起下且謂二句意謂長人之長自有敬之心與長馬自不同即此不同處便是心之制乃所羅義也此處明見得長之為內矣然恐告子不曉故復詰以義之所在今也自長之之本於內也末二句只指長人一邊不兼馬說

吾弟節○告子又辨曰我所謂義外者義雖不因長而後有實固長而轉義者也試以仁之在內者觀之吾之弟與吾同氣之親也我則愛之秦人之弟非我族類我則不愛也均之為弟而吾愛有不愛是仁愛之念由我之喜悅而生故仁在內也若義則不然楚人之長吾固敬事之吾之長吾亦敬事之乃之為長則均之為長是為義之宜以彼之年長為主親疏非所論也故義在外也一于此言是得義以長為義不

知長之者為義也此條再申義外之旨仍是彼長而我長之二句之意必謂仁說者特借以義為喻形曰以長為悅之在外耳大意謂不必其長人長馬只就人之與而長亦有與等我一槩長之初無分別非若愛人者有愛有不愛我自做得主張是雖不得我之愛可見仁在內一是受不得人之長可見義在外仁義理親親而仁民則吾弟固當愛秦人之弟亦未始不當愛兄弟姊妹故敬可移於長則長楚人之長亦由吾弟固當愛秦人之弟亦未始不當愛兄弟姊妹故敬可移於長則長楚人之長亦

所謂彼白而我白也長馬長人所謂彼長而我長之也白馬時人不異而長馬長人不異是乃所謂義也義不在彼之長而

則愛之秦人之弟則不愛也是以我為悅者

也故謂之內長楚人之長亦長吾之長是以

長為悅者也故謂之外也

言愛主於我故仁在內敬主於長故

義在

外曰者秦人之長無以異於吾弟與夫物

則亦若然也然則者亦有外與

扶○言長之者之皆出於心也林氏曰告子

以食色為性故因其所明者而通之自篇

首至此四章告子之辯屢屈而屢之其說以

只就其所而論

曾參節○然自合後色告了所已明之者孟子乃問明以通其蔽曰長楚人之長亦
長吾之長長有同情人固有然秦人之炙吾食而嗜之吾之炙吾亦食而嗜之也
同嗜物亦不然而也今子以長在外而謂長之亦在外然則炙固皆在外者也而所以
嗜炙之心亦在外而不在內與自我言之炙雖在外而所以嗜之者心也正如長雖
在外而所以長之者心也子以甘食在內而獨以敬為外何明於彼而暗於此也
此節即上文長之者義乎之意孟子亦言不必說其吾長楚人只就飲食之中亦
有兩等物字指炙亦字對長人然字指嗜之同炙在外而嗜之者由心辨其甘則
長在外而長之者由心酌其等因告子明於甘食之性當在內故以炙比長以嗜
之心比長之之心大抵告子非專以義屬長者不屬長之他適長之耶認此計
故孟子只申長之在內而義之在內自見

孟季章全旨○此申明義之在內也行吾敬一句已盡義內之旨下文因時制義之
說正行敬之妙用也公都子固知義根於心而猶未知義妙於時故被孟子難倒
得孟子庸敬斯須之論遂悟一時矣生出冬月夏月之喻以發明時宜之用變
義之在吾而不在人矣

孟季節○孟季子問孟子義內之說未達其旨乃私問公都子公都子入皆暗然有外文
子獨謂義在內其說果何謂乎

季子此問益力以義為外也

行吾節○公都子自義主於敬知敬之所自出則知義之在內矣有人於此時在彼
敬也所敬之人雖若在外然知其當敬而行吾之心以敬之是敬在吾心而不在外
則義之非外明矣

此即孟子長之為義意行吾敬吾字極重見敬由中出而義之非外可知故註於
吾字下補出心字

鄉人節○孟子曰敬雖在內而所以用其敬者則在外也試以敬長而直伯兄長
於我我所敬也設使鄉人又長於伯兄一歲則將敬伯兄乎敬鄉人乎公都子曰數
以親疏為殺鄉人雖長疏不踰戚必當敬兄孟子又問曰伯兄當敬同矣設使鄉人

所謂不得於言勿求於心者所
以卒於凶禁而不得其正也 ○孟季問

公都子曰何以謂義內也 孟季疑孟仲子
之弟也蓋聞孟子

之言而未達 曰行吾敬故謂之內也 所敬之
故私論之 人雖在

外然知其當敬而行吾心
之敬以敬之則不在外也 鄉人長於伯兄二

歲則誰敬曰敬兄酌則誰先曰先酌鄉人所
敬在此所長在彼果在外非由內也 長上聲

也酌酌酒也此皆季子問公都子答而季
子又言如此則敬長之心果不由中出也 公

都子不能答以告孟子孟子曰敬叔公乎敬
弟乎彼將曰敬叔公曰弟為戶則誰敬彼將

弟乎彼將曰敬叔公曰弟為戶則誰敬彼將

與伯兄同飲當先酌誰乎公都子曰酌以賓主為序伯兄雖親主不先客必當先酌鄉人孟子子遂辨曰義果在內則敬有常尊可也今所敬既在伯兄而先酌又在鄉人則是因於時移主張全不由義者謂義在外果在外非由內也安得謂行吾敬為在內乎

季子闢行吾敬之言欲辨敬吾字故設鄉人伯兄之難季子謂是必是敬兄一得敬兄之語便以酌則誰先搖奪之可見自家意無主張安得謂義在內此即告子長

人之長四句意一歲二字亦不可略蓋使長得多年義當別論公都節○公都子居於其辨而不能答乃述其言以告孟子孟子致之辨曰子何不敬他伯兄鄉人之意以請之曰弟與叔父皆至親也將敬叔父乎敬弟乎我知弟親不可加於叔父彼將答曰敬叔父則與子敬兄之說無異矣子又敬他則請先之問以詰之曰弟固不得與叔父並尊矣設弟為兄則將誰敬乎我知叔父尊必不可加於兄彼將答曰敬弟則與子先酌之說無異矣子乃從而折之曰既曰叔父則叔父不得伸其尊矣安在其為敬叔父也彼將應子曰我所謂敬弟者弟在戶位故也子便可曰我所謂先酌鄉人也是為鄉人在賓客之位故也蓋庸常之敬在凡即敬叔父之常斯須之敬在鄉人一如敬弟之暫爾時制宜通變之機皆由中出義之在內明矣

孟子即敬伯兄鄉人之例直是要得他在位故也一句而因以折之上在位何難指弟亦正見弟不在戶位則叔父之敬不可易下在位何難指鄉人亦正見鄉人不在客位則伯兄之敬不可易庸敬暫敬臨機應變胸中確有權衡非徒因人可轉移故註曰皆由中出也末二句正應所敬在此一

問之節○季子問孟子之言心猶未悟又問公都子曰誠如夫子之言當其尊叔父則敬叔父不出我所敬在此也敬實由叔父而生也及弟在戶位則敬弟不出我所長於彼彼敬實由弟而生也以其所在因用其敬義果在外非由內也季子益猶就所敬在此所長在彼之見而未能解也公都子乃即易見者曉之曰子以敬為在外何不觀飲食之事乎冬日當飲湯也則經南飲湯夏日常飲水也則從而飲水湯水之宜因時而變冬日如敬叔父敬弟之節因時而化裁也今于謂敬在外而不

曰敬弟子曰惡在其敬叔父也彼將曰在位

故也子亦曰在位故也庸敬在兄斯須之敬

在鄉人惡平聲○凡祭祀所主以象神雖子弟為之然敬之當如祖考也在位弟

在戶位鄉人在賓客之位也庸常也斯須暫時也言因時制宜皆由中出也季子

聞之曰敬叔父則敬敬弟則敬果在外非由

內也公都子曰冬日則飲湯夏則飲水然

則飲食亦在外也此亦上章著意之意衛范氏曰二章問答大指略同

皆反覆譬喻以曉當世使明仁義之在內則知人之性善而皆可以為善矣○公

都子曰享曰性無善無不善也此亦生之謂性食色

在內然則飲食之宜在物而不由我與不知湯與水雖在內而所以斟酌冬夏之宜可飲則飲者皆由心生也叔父與弟雖在外而所以斟酌常暫之宜可敬則敬者亦皆由心生也義可謂在外哉

孟子曰性善之說在此二句意冬日夏日之喻正發明斟酌時宜之妙見敬有轉移皆心之因時制宜便益見義之在內而不在外也謹以為此亦

與者言

公都章全旨○此闡明性善之旨三說主氣性善主理章內性情才三字以性善為主而以情善次之才則性之動而有為者也才字對情字不過總盡性工夫全在才上擴充故以盡其才為盡性末節提出天字并性善源頭指出

公都節○公都子問孟子曰吾觀天下之言性不一矣告子則曰性只是知覺運動而本無所謂善而不可以善名亦無所謂不善而不可以不善名此一說也此節重兩無字主性之圖圖竟見得任你為善也只算後來增加任你為不善也只算喪失本真便覺聖人之仁義道德禮樂政刑都是張世之具故朱子謂其最

無狀性可節○或者又以性可以使為善可以使為不善是故文武在上則民皆為善而從於善非其性之本善習使然也則屬在上則民亦翕然而從於善非其性之本善亦習使然也又一說也

此節重兩為字主性之無定言上兩可以字全是無定意下兩則字則善惡之提以見其為之兩可處

有性節○或者又曰性有一等生來是善有一等生來是不善是故以堯之聖為君而有象之凶傲暴戾之性本惡而堯不能改也以管城之頑為父而有舜之聖子以紂之惡為兄之子且以為君而有微子啓與王子比干之善是善與微子比干之性本善而腹與紂不能累也此又一說也

性也之意近世蘇氏或曰性可以為善可以胡氏之說蓋如此

為不善是故文武與則民好善幽厲與則民

好暴好去聲○此即湍水之說也或曰有性善有性不善

是故以堯為君而有象以紂為父而有舜

以紂為兄之子且以為君而有微子啓王子

比干韓子性有三品之說蓋如此按此文則微子比干皆紂之叔父而書稱微子為

紂王元子疑今日性善然則彼皆非與與平聲

孟子曰乃若其情則可以為善矣乃所謂善

也乃若發語辭情者性之動也人之情本但可以為善而不可以為惡則性之本善可

此節重兩有字王性之一定言下三有字與上兩有字應君父兄子等字正見情親則易化分專則易行意三以為三而有見理之不可解處

今日節○田諸說觀之或言善惡皆性所無或言善惡皆性所有未有以性為善者今去子獨謂有善而無惡然則諸家之說皆無一言之當者與

公都子見性未透雖疑三說之非而不敢必其非雖信孟子之是而未敢領其是故有是辨問非蓋眾說有是處而反疑孟子也

孟子節○孟子曰吾謂性善豈無所驗哉蓋人有性即有情性蘊於中無形而難言情發乎性感發而易見乃若天下之人其情之自然而發則皆可以為善矣情既善則性之本善可知乃所謂性善也

乃若二字是從性無形而難言處想像出來的語氣仁義禮智是性惻隱羞惡恭敬是非是情必以情驗性者性無形而難知情有迹而易見如一個穀種相似穀

之生是性發為萌芽是情因其情之善而可知其性之本善蓋迥其流而知其源也在心裏未發動底為性事物觸着便發動出來底是情這動底只是就性中發出來不是別物情之中節是從本性發來便是善其不中節是感物欲而動不從

本性發來便有不善此情字專指本性之自然流露處言如見孺子入井之惻隱是也乃若其情其字指人說則可以為善善字指情乃所謂善善字指性為字只如謂字相似蓋情是無意發出者不可謂情去為善也則字語氣甚緊故計作但

卑解乃所謂三字見性善之語原有確據非同臆說也且與上三說對照性既是善則無不善無不善之說非矣性本但以為善則可以為不善之說非矣八性既皆善則有性善有性不善之說非矣此節已包下文則隱之心至哉固有之也之

意下文乃盡發此意耳若夫節○清善而性善宜無不善矣而亦有為不善者何哉或者必歸咎於才殊不知才即性之良體性既善則才亦善若夫為不善乃物欲陷溺而然非才之罪也知

才之善則知情之善知情之善則知性之善矣朱子謂性之本體理而已矣情則性之動而有為才則性之具而能為者也性無形象聲臭之可形察也故以二者言之誠知二者之本善則性之為善必矣情是

知若夫為不善非才之罪也夫言扶○才猶材質人之能也

人有是性則有是才性既善則才亦善人之為不善乃物欲陷溺而然非其才之罪也

惻隱之心人皆有之羞惡之心人皆有之恭

敬之心人皆有之是非之心人皆有之惻隱

之心仁也羞惡之心義也恭敬之心禮也是

非之心智也仁義禮智非由外鑠我也我回

有之也弗思耳矣故曰求則得之舍則失之

或相侵奪而無算者不能盡其才者也

上聲從音師○恭者敬之發於外者也敬者恭之主於中者也鑠以火銷金之名自外以

性裏發出底端倪才是主張運用做事底如何是情能行惻隱之事便是才但情必藉氣以形才必藉氣而運氣所稟有清濁才因之有善惡故程子所謂才有不善以其稟於氣者言之也若才之本然者則初亦未有不善也孟子是這那本然好的才說如仁之能愛其親義之能敬其兄所謂良能是也

惻隱節○何以見情善性善而才亦善耶益人感物而發於情遇傷痛之事而惻隱之心人皆有之遇愧憎之事而羞惡之心人皆有之交際往來而恭敬之心人皆有之辨別可否而是非生此心人皆有之惻隱羞惡恭敬是非豈有不善乎故曰乃若其情則可以為善矣然是情也而實根於性即是惻隱之心可以驗其性之仁也即羞惡之心可以驗其性之義也即恭敬之心可以驗其性之禮也即是非之心可以驗其性之智也仁義禮智豈有不善乎故曰乃所謂善也然仁義禮智不從外得非由外鑠我也蓋繼善成性我國有之也但人放逸怠惰溺於物欲自不思而求之耳故曰思而求則得之不思而合則失之惟舍之而失故卒歸於惡而與善相去之遠或差一倍或差五倍而至於無算者由不思不慮不能擴充之以達其極而盡其才者也故曰若夫為不善非才之罪也

此節總是申明情善性善才善之意首八句中情善仁也八句中性善未八句中才善性中衆理渾具各各分明外邊純然中間便應四端之發各自不同孟子所而為四便知渾然全體中而煥然有條若此惻隱至是非情也皆謂之心者心統性情者也前言簡讓為禮之端此言恭敬之心禮也辭讓即在恭敬之中仁義禮智三句雖言性善却亦引起下不能盡其才意思以心言求以用力言上思字內帶求字下求字內承思字省文互見思求便是用其才處盡者只是思求而擴充以盡其量真阻過他在他不充滿了去才既無不善則宜無不盡而猶待於思而求者以才落了氣稟便為氣稟所拘才染了物欲便為物欲所蔽故也性中善善完備其發出來本然之本初無限量故極天下之善無不可為也不能盡其才者是發得略好便為私意阻隔了不順那理做去若盡惻隱之本則必當至於博施濟眾盡羞惡之才則必當至於一介不取與之類

詩曰節○即情善以驗性善此非我之私言也常徵之詩與孔子之言矣詩曰天生

至內也其數也言四者之心人所固有但人自不思而求之耳所以善惡相去之遠由不思不求而不能擴充以盡其才也前篇言是四者為仁義禮智之端而此不言端者彼欲其擴而充之此直因用以詩曰天生蒸民有

物有則民之秉夷好是懿德孔子曰為此詩

者其知道乎故有物必有則民之秉夷也故

好是懿德好去聲○詩大雅蒸民之篇蒸詩作烝衆也物事也則法也夷詩作

彝常也懿美也有物必有法如有耳目則有聰明之德有父子則有慈孝之心是民所秉執之常性也故人之情無不好此懿德者以此觀之則人性之善可見而公都子所問之三說皆不辯而自明矣○程子曰性即理也理則堯舜至於塗人一也才稟於氣氣有清

衆民有形氣之物有大理之則此乃民所秉之常性無不好是美德夫物之與則幾已判於精粗善惡好德心已分於寂感而詩顧合言之者必有深義於其間矣孔子讀詩而贊之曰作此詩者其知情性之道乎蓋天之生人既子之氣以成形必賦之理以成性如耳目物也必有聰明之則父子物也必有慈孝之則此民所秉執之常性也唯其有此常性是以存於心爲秉彝之良發於情爲懿德之好向非有是則也何所秉以爲彝向非秉是彝也何所爲而同好哉此詩言爲知道也夫知物則爲人之必有則吾所謂性善可徵矣知好德爲人所同然則吾所謂情善可徵矣其有不

好是自喪其秉彝之良心也豈才之罪哉即此可見三說之謬

上因情善以爲性善此見性善所以情善故引詩說性善好是懿德句援孔子之讀詩作證所以折服三子也開口說個天字見性原於天曰烝民見大衆如此無聖凡之別曰有物有則既非離物說則亦非就物當則秉秉則字說故着一之字懿德即所秉之夷故着一是字曰則曰夷曰懿德總是性好即是情能好便是才但詩言瞻仰孔子方說出情由於性之妙故有物故字只作起語詞看必字見無無則之物也字拖起故字緊接把詩入開說者總歸併一串見有是人必有是性有是性故有是情則性情驗性之說更明矣才只是一個才才之初亦無不善緣他氣稟有善惡故才亦有善惡孟子自其同者言之故以爲出於性程子自其異者言之故以爲稟於氣大抵孟子多是專以性言故以爲性善才亦無不善到周子程子張子方始說到氣上要之須兼是二者言之方備性與氣皆出自天性只是理氣則已屬於形象性之善固人所同氣便有不齊處理如鸞鳳氣如水氣稟之清者爲聖賢如珠落在清水中稟氣之濁者爲愚暗如珠落在濁水中孟子性善是從原頭上說及論情論才只是說善不論氣質清濁厚薄故有所不備若徒論氣質之性而不自本原言之則雖知清濁厚薄之不同而不知至善之源未嘗有異故有所不明諸子只是把氣質便作不然之性了外反成憤爲害其天性雖是理然此理實著於氣且仁而無氣如何能愛義無氣如何能制其目禮智亦然但不離於氣耳人未生以前才質微性既生以後方喚做性纔喚做性便壞在氣質中所以有善有不善此氣質之性也然性之木然惟有善而已就氣

濁稟其清者爲賢稟其濁者爲愚學而知之則氣無清濁皆可至於善而復性之本湯武身之是也孔子所言下愚不移者則自暴自棄之人也又曰論性不論氣不備論氣不論性不明二之則不是張子曰形而後有氣質之性善反之則天地之性存焉故氣質之性君子有弗性者焉愚按程子此說才字與孟子本文小異蓋孟子專指其發於性者言之故以爲才無不善程子專指其稟於氣者言之則人之才固有昏明強弱之不同矣張子所謂氣質之性是也二說雖殊各有所當然以事理考之程子爲善氣質所稟雖有不善而不害性之本善性雖本善而不可以無省察矯揉之功學者所當深玩也

C孟

子曰富歲子弟多賴以歲子弟多暴升天之

降才爾殊也其所以陷溺其心者然也

富歲

分曉若不合做一個性說認做兩件物事去了。故程子曰二之則不是。

富歲章全旨。此言人心理義之同而見人性之皆善也。首節陷溺其心句是主。次二節即物類之同以決人類之同。龍子至末。即人身之同。以決人心之同。而類字又只引起心字。總以明多暴之由於陷溺其心也。故通章重一心字。蓋心所具為

富歲章。孟子又明性善曰。人性本善。而有不善者。非其初也。試觀富歲子弟雖未必盡為善。然多所類藉。而為善。凶歲子弟雖未必盡為惡。然多至暴戾。而為不善。夫

迫於飢寒。禮義不暇顧。而陷溺其本心者。故至於多暴戾也。兩多字有顯。顯見未必盡然。意二句重下句方可。接下才性之良能。也不曰性而曰才者。切為善為暴。兩為字。其心即同。然理義之心。心溺則性失。故不能盡其才。而為暴戾。然字指為暴為戾。亦有屬氣稟者。孟子却專主後來物欲。故獨曰陷溺。

避麥節。若其初實無不同者。不觀之物性乎。今夫避麥播種。而又覆蓋之。其地同也。乘時而樹植之。其時同也。及其淳然而生。由苗而秀。以至於日至之時。則不先不後而成熟之期。又同矣。即其所獲有多寡之不同。亦不過土壤有肥瘠。雨露有厚薄。人事有勤惰之不同耳。若避麥之性。何嘗有不同哉。

此節引起下節。只重皆熟句。見同類相似之意。下言不同。正是發明同處。其地同。只言均是種麥之地。若說地利同。便礙下肥瘠。

故凡節。即避麥觀之。可見凡天下物之同類者。其性未有不相似者也。何獨至於人。而疑其有不相似乎。雖聖人為人類之首。出若非我。所可及者。然得之形體也。是

一般。皆人類之外。別有一等聖人。而與我大相殊絕者。避此節重相似二字。故凡字頂避麥推開。泛論同類。以形言相似。似以性言。如上文避麥是形。生與熟是性。與我同類。就形說。而含性在內。但性字且勿露。蓋下方歷舉相似者。直至心所同。然纔見與聖人相似意。

故龍節。惟其人類之同。故龍子嘗曰。織屨者不知人足之大小。任意而為之。屨雖

也。賴藉也。豐年衣食饒足。故有所賴藉而為善。凶年衣食不足。故有以陷溺其心而為暴。

今夫避麥播種而耨之。其地同。樹之時又同。

淳然而生。至於日至之時。皆熟矣。雖有不同。

則地有肥磽。雨露之養。人事之不齊也。扶避

音牟。耨音憂。磽苦交反。避大麥也。耨覆種也。日至之時。謂當成熟之期也。磽瘠薄也。

故凡同類者。舉相似也。何獨至於人而疑之。

聖人與我同類者。聖人亦人耳。其性之善無不同也。故龍子

曰。不知足而為屨。我知其不為。黃也。屨之相

似天下之足同也。黃音匱。黃草屨也。不知人足之大小而為之屨。雖

未必適中。然我知其必適於用，斷不至去足之遠而為盛土之實也。龍子所云不為

貴者，可見屢之相似。由天下之足同故也。

故字承上，聖人同類來屢之相似二句，是孟子解龍子之言，本欲以人身引起人

心，而引龍子則又以足之同引起下口耳目之同觀。末節只言口耳目可見

口之節。豈惟足為然哉？口之於味亦有同嗜也。雖易牙最為知味，亦不過於衆口

之中，先得我之所嗜耳。如使易牙口之於味也，其所嗜之性與人殊，如犬馬之與我

不同類也，則易牙所調之味，宜易牙嗜之，未必人人嗜之也。何天下所嗜皆從易牙

所謂之味也？至於味，天下皆期於易牙，是嗜味之性不殊而天下之口相似也。

首二句是主易牙先得句，正為下聖人先得我心句。張本如使四句，一氣讀下，是

反言以見其同。末三句收出相似，正與首二句應期於易牙，斯是期必言必以易

牙所調者為美也。按易牙齊桓公臣，能辨淄澠二水味。

惟耳節，不但口相似也。惟耳亦然。今觀耳之於聲，舉天下無有不期於師曠者。天

下皆期於師曠，是聽德之聰不殊而天下之耳相似也。

然字頂上相似說。

惟目節，不但耳相似也。惟目亦然。古之言美色者，莫過於子都。天下無不知其姦

色之姦好者。若於子都而不知其姦好，則必瞽目之人耳。天下期於子都是天下之

目相似也。

未句獨用反煞，是孟子文法變換處。

故曰節。惟無不相似如此，故曰凡口之於味也，凡有同嗜者，凡耳之於聲也，凡有

同聽焉。凡目之於色也，凡有同美焉。夫口耳目無有不同如此，至於心為衆體之幸

未必適中。然必似

足形，不至成實也。口之於味，有同嗜也。易牙

先得我口之所嗜者也。如使口之於味也，其

性與人殊，若犬馬之與我不同類也，則天下

何者皆從易牙之於味也？至於味，天下期於

易牙，是天下之口相似也。看與嗜同下同。○

言易牙所調之味，則

天下皆以為美也。惟耳亦然，至於聲，天下

期於師曠，是天下之耳相似也。師曠能審音

所和之音，則天

下皆以為美也。惟目亦然，至於子都，天下莫

不知其姦也。不知子都之姦者，無目者也。古

故曰節。惟無不相似如此，故曰凡口之於味也，凡有同嗜者，凡耳之於聲也，凡有同聽焉。凡目之於色也，凡有同美焉。夫口耳目無有不同如此，至於心為衆體之幸

獨無以一人之心為眾人之心所同以為然者乎。心之所同然者何也。謂吾心所固有而即物而存之理也。謂吾心所同有而體物咸宜之義也。理即心之體義即心之用。未有人心無此理義而不同以為然者也。彼聖人不過先覺乎理義而先得我心之所同然者耳。何嘗加於我性之外哉。故理義之悅我心。知之必好好之必樂就如芻豢之悅我口。而食之必嗜嗜之必飽也。天下無不悅芻豢之口。則天下豈有不悅理義之心。此聖人所以與我同類。彼為異者。亦自傷其同然之美耳。豈才之罪也哉。首六句只承上文捲過。以起下至於心二句。至於二字甚婉。正要在此耳目之同上顯出人心之同來。然字不是虛字。乃然否之然。訓以猶可。即悅我心悅字音。理是此物上便有此理義。是於此物上處置合宜兩也。字雖分開其實只一串故註急接體用之謂聖人先得句。不重聖人只重人同聖人上曰先者。惟陷溺則得稍處後不陷溺則得但處先耳。玩耳字語氣見不過如此之意。故字緊頂着上句說。與上然字應推我之心與聖人同。故其悅乎理義者亦同。悅理義語類義在己在人者言。

此金為放其良心者。發以一養字為主。首二節即山木以著失養之害。三節結言得失係於養不養。未引言人心之難養。以見其當養緊要在三存字。存乎人者是說人心本來存。夜氣不足以存。是說眾人不能存。操則存。是教人用力去存。所謂養者存存不已之意也。

牛山節○孟子曰。人心本有天理之良。而每敗於物欲之害。觀之山木可知矣。齊有牛山。其林木茂盛。昔嘗見其美矣。但以其為大國之郊。斧斤之斬伐者衆。而山木之盛者遂失其常。尚能如昔日之美乎。然其根株之未盡拔者。日夜之所生。息雨露之

則反。○子都古之美人也。姣好也。故曰口之於味也有同焉。

耳之於聲也有同聽焉。目之於色也有同美焉。至於心獨無所同然乎。心之所同然者

何也。謂理也。義也。聖人先得我心之所同然耳。故理義之悅我心。猶芻豢之悅我口。然猶可也。

草食曰芻。牛羊是也。穀食曰豢。犬豕是也。程子曰。在物為理。處物為義。體用之謂也。孟子言人心無不悅理義者。但聖人則先知先覺乎此耳。非有以異於人也。程子又曰。理義之悅我心。猶芻豢之悅我口。此語親切有味。須實體察得理義之悅心。真猶芻豢之悅口始得。

○孟子曰。牛山之木嘗美矣。以其郊於大

所浸潤。非無萌蘖之復生焉。使此萌蘖無害。則材木或可復全其美矣。乃牛羊又從而踐踏之。於是併此萌蘖之生。亦不得遂其長養之性。而牛山之上。遂濯濯然光潔更無材木之可觀矣。人止見今日之牛山濯濯也。以為昔日之牛山原未嘗有材木之生。不知山以生物為性。而材木不生。此豈山之本性也哉。

此節就山木借喻。以引起下節伐之牧之兩層歸重牧之上。緊與下幾希對看。言要玩就舍今有不意。意如於大國在大國之郊。是倒裝法。郊近則伐之者易。國大則伐之者多。兼此二意。日夜之所息。此日與夜一般。下節專重夜字。息以氣化言。潤以天澤言。牛山句最重。不可以斧斤並言。故接是以二字。末二句決言山水必美。以應首一句。山以生物為性。猶曰天地以生物為心。雪峰謂此條分本節看。第一是說牛山之木。本來曰美。喻仁義之心。本來未嘗無第二以斧斤之伐。喻良心之放。第三萌蘖之生。喻好惡與人相近也。者幾希。第四謂萌蘖之生。本自不多。而牛羊又牧之。喻夜氣之所有。本不多。而旦晝之不善。又枯之。第五謂向也。猶有萌蘖之生。今則濯濯無復存矣。喻良心向也。猶有與人相近者。今則去禽獸不遠矣。第六謂人但見其濯濯而不見其初也。未嘗不美。喻人但見其禽獸而不見其存乎人者。未嘗無仁義之心也。

孟子曰。不特山水當有是美也。雖存乎人者。其初亦何嘗無仁義之良心哉。傷為外物所誘。情欲所牽。其所以放失其良心而不存者。亦如斧斤之於山水也。今日伐之。明日又伐之。尚得保全其美乎。然物欲為人心之害。而善端終未泯也。故其日間紛擾。到得夜間寧靜。其良心亦必有所生。息當平旦一物未接。其氣清明之際。此時善念萌生。其好惡與人心之公好公惡相去不遠。但放失既久。發見甚微。所存者僅幾希而已。使於此培養而擴充之。則良心猶可望其復全也。夫何夜氣之清明。未幾而旦晝所為復將幾希之善端隨染指而忘失之。亦如萌蘖之放於牛羊者矣。由是

國也。斧斤伐之。可以為美乎。是其日夜之所

息雨露之所潤。非無萌蘖之生焉。牛羊又從

而牧之。是以若彼濯濯也。人見其濯濯也。以

為未嘗有材焉。此豈山之性也哉。牛山。齊

之東南山也。邑外謂之郊。言牛山之木。前此

固嘗美矣。今為大國之郊。伐之者眾。故失其

美耳。息。生長也。日夜之所息。謂氣化流行。未

嘗間斷。故日夜之閒。凡物皆有所生長也。萌

芽也。蘖芽之旁出者也。濯濯。光潔之貌。材。材

木也。言山水雖伐。猶有萌蘖。而牛羊又從而

害之。是以至於光潔而無草木也。雖存乎人者。豈無仁義之

心哉。其所以放其良心者。亦猶斧斤之於木